

傅雷全集

5

of our air

5

傅雷全集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第五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贝姨》。这部作品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列入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巴黎生活栏”，与《邦斯舅舅》一书共同冠以《穷亲戚》这个总标题。译本完成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翌年五月，一九五一年八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。

现据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的《傅雷译文集》第一版第五卷校订排印。

本卷目录

第五卷出版说明

巴尔扎克

贝 姨

巴尔扎克

贝 姨

Honoré de Balzac
LA COUSINE BETTE

- 1) Edition CALMANN LEVY, MAISON
QUENTIN, Paris, 1888 (illustrée).
- 2) Edition Flammarion, Paris.
- 3) Edition “LES GRANDS MAITRES”,
Bordas, Paris, 1948 (illustrée et annotée).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 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 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容介绍

这则内容介绍，系译者一九五一年为平明版

《贝姨》一书所写。——编者注

巴尔扎克自命为观察人性的专家，兼分析社会的史家。他笔底下的人物，有如博物学者显微镜下之动植物。他分别类型，观察个性，记录环境的影响；而这些又出之以卓越的艺术手腕，丰富奇谲的想象，奔放恣肆的文体，作品从不因写实的精细而显得枯索沉闷。《贝姨》既是路易·腓列伯时代的一部风化史，又是淋漓尽致的一幕悲喜剧。书中人物都代表一种极端的痴情。穷亲戚贝姨是怨毒与仇恨的化身，美男子于洛是沉湎女色的人妖，于洛太太是贤妻良母式的天使，华莱丽是毒蛇般的娼妓，克勒凡是虚荣的冤大头。作者集这些典型人物于一堂，把他们错杂的活动，激烈的情欲，善恶的对比，光暗的交织，构成一幅五光十色，触目惊心的大壁画。

译者弁言

欧洲人所谓的 cousin(法文多一 *cousine* 指女性), 包括:

- 一、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二、姑表、姨表、舅表的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三、妻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妻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- 四、夫党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夫党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。

总之, 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姊妹的亲属, 一律称为 *cousin*, 其最广泛的范围, 包括吾国所谓“一表三千里”的远亲。换言之, 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, 例如堂伯堂叔, 表伯表叔, 表姑丈表姑母等等, 在欧洲都以 *cousin* 相称; 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, 但已是父母的 *cousin* 与 *cousine*, 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

本书的主角贝德, 是于洛太太的堂妹, 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(另一方面是堂姊夫), 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。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 *cousine*, 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; 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 *cousine*, 贝德称他们亦是 *cousin* 与 *cousine*。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*Cousine Bette*。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*Cousine Bette*。

我们的习惯, 只有平辈之间跟了小辈而叫长一辈(所谓三姑姑六婆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), 决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。西方习惯, 称为 *cousin* 与 *cousine* 固并无长幼的暗示, 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之外, 就没有一个称呼, 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 *cousin* 与 *cousine* 的。要找一个名词, 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, 同时又能用作书名, 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, 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, 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, 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译作“从妹贝德”(从妹系古称, 习

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)。对小姨子称为姨，对姨母称为姨，连自己的堂姊姊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，一般人也跟着称姨，正是顺理顺章，跟原书 *Cousine Bette* 的用法完全相同。

目 录

内容介绍

译者弁言

一	9
二	33
三	55
四	74
五	97
六	121
七	139
八	162
九	191
一〇	216
一一	246
一二	266
一三	292
一四	319
一五	350
一六	381

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，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，在大学街上走着，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国家禁卫军上尉的制服。

在那般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，居然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不知要体面多少，并且认为女人们目光浅陋，只消羽毛高耸的军帽和全副武装，便会给她们一个好印象。

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心满意足的神气，使他红堂堂的皮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光彩。单凭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老板们额上的金光，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。所以，像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，荣誉团的小红丝带是决计少不了的。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，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左顾右盼；巴黎的行人往往即在这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，其实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。

爵爷到了美猎街和蒲高涅街中间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门前停下；那是在附有花园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本身并没改动，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底上保持原状。

只要看上尉下车时怎样接受马夫的侍候，便可知道他是五十开外的人了。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的举动，像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。上尉把黄手套重新戴上右手，也不向门房询问，径自往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，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巴黎看门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，凡是佩带勋饰，穿着蓝衣服蓝色是军服上装的颜色，脚步沉重的人，他们决不阻拦；并且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。

底层全部是于洛·特尔维男爵一家住的。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，在队伍里当过军需总监，现任陆军部某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，兼参议官，荣誉团二等爵，其他衔名，不胜备载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特尔维做姓氏，以便和他的哥哥分别清楚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，前帝国禁卫军上校，一八〇九年战役之后受拿破仑册封为福士汉伯爵。这位长兄为照顾兄弟起见，以父亲那样周密的心思，老早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，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绩，男爵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。从一八〇七年起，他已经是远征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。

按过门铃，民团上尉花尽气力，想把他凸起的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。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，马上请进，这个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着进去，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道：

“克勒凡先生来了！”

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 Crevel 与 Crevé 二字读音相仿，前者是姓氏，后者是大胖子，一位高身量，黄头发，保养得很好的女子，吃了一惊似的站起，急急忙忙对在旁刺绣的女儿说：

“奥当斯，好孩子，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。”

奥当斯·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，带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里出去了。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，看上去却苍老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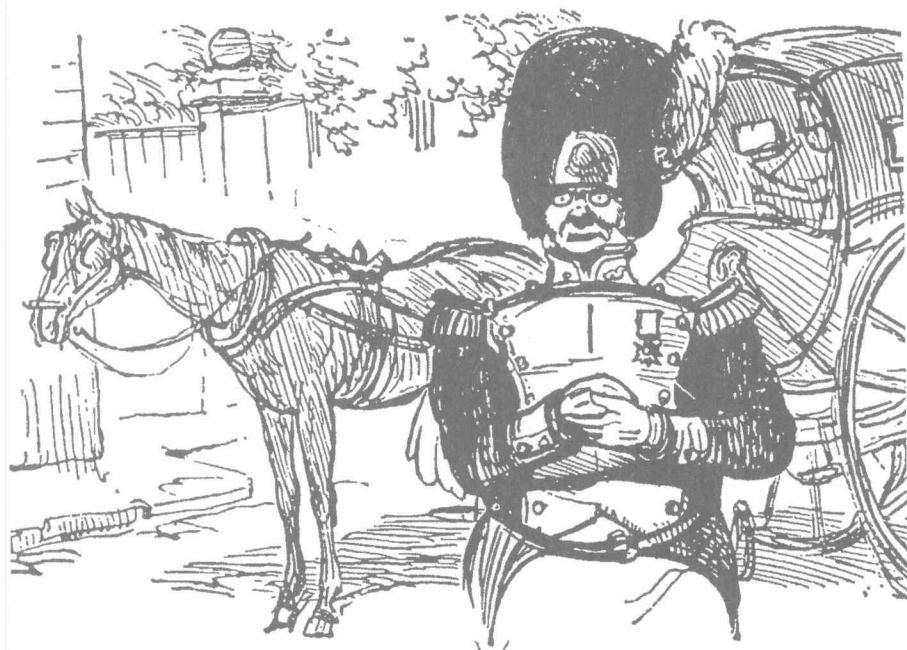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关系你的亲事呢，”贝姨附在甥女奥当斯耳边说。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，她并没有生气。

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，可以从她的衣著上得到解释。

老处女穿一件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，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时代款式。一条挑绣领围大概值得三法郎，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，结子周围镶着草辫，像巴黎中央菜场上的女菜贩戴的。看到那双式样明明是起码皮匠做的金羊皮鞋，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，因为她完全像一个做散工的女裁缝。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，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，克勒凡先生会心的点点头，说：

“你明天来的吧，斐希小姐？”

“没有外客吗？”贝姨问。



神气仿佛是说：“她是我的了！”

“除了你，就是我几个孩子。”

“那么，”她回答说，“我一定去。”

民团上尉当时的国家禁卫军全由中产阶级及工商界组成，故亦称民团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

“太太，我特来领教，”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了一个眼风，活像去太丢拂的内地戏子，在博济哀或哥当斯一类的城里，以为非这样的望一眼爱弥勒，就显不出他角色的意义太丢拂为莫利哀喜剧中的主角，是一个骗子，想把奥龚的太太爱弥勒和她的女儿一齐骗上手。

“先生，请那边坐吧，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，”于洛太太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，从屋子的分配看来，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。

和小房隔开一道薄薄的板壁，另有一间窗子临着花园的上房。于洛太太让克勒凡等着，因为她觉得上房的窗和门应当关严，免得有人偷听。她还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，顺便对坐在花园底上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。回来，她敞开打牌间的门，以便有人进来，就可听见大客厅的门声。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，没有什么旁观的人在场，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摆在脸上；要是有人看到她，一定会因她的慌乱而吃惊的。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，脸上立刻挂起一道莫测高深的幕，那是所有的女子，连最爽直的在内，都会运用自如的。

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是古怪得很。那时，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。本是红色的绸窗帘，给太阳晒成了紫色，绉绸快要磨破，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，家具上的金漆已经剥落完了，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：看到这些，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，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，再是自满，而后是希望的表情。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，把自己上上下下的端详一番，忽然一阵子衣衫悉索的声音报告男爵夫人来了，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。

男爵夫人拣了一张三十年前当然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坐下，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斯的头、大片的漆已经剥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。

“太太，你这样的防范周密，倒很像招待一个……”